

現代文藝選輯

郁達夫選集

綠楊書屋刊行

郁達夫選集目次

詩

亂離雜詩（九首）……

小說

煙影……

出谷……

遲暮……

過去……

茫茫夜……

遊記

浙東景物和路……

文藝名著

郁達夫選集

全一冊 實價二九八角

編選者 陳 磊

出版者 綠 楊 書 屋

經售者 綠 楊 書 屋

（有編選者 不准翻印）

現代文藝選輯

書名索引

魯迅選集 郭達夫選集

茅盾選集 沈從文選集

巴金選集 郭沫若選集

丁玲選集 吳天翼選集

老舍選集 冰 心 選 集

名文藝
著

郁達夫選集

詩

亂離雜詩

(一九四二年作)

一

又見名城作戰場，
勢危梁卯渭南疆。
空梁王謝迷飛燕，
海市樓臺咒夕陽。
縱欲窮荒求玉杵，
可能苦渴得瓊漿。
石壕村與長生殿，
一例釵分惹恨長。

二

望斷天南尺素書，
城消息近何如。
亂離魚雁雙藏影，
道阻河梁再卜居。
鏡日臨流懷祖遜，
中宵舞劍學朝諸。
終期訪戴光去，
鬢影頻波共一廬。

三

夜雨江村草木欣，
端居無事又思君。
似聞島上烽煙急，
只恐城門玉石焚。
誓記釵環當日語，
香羅繡被隔年薰。
蓬山咫尺南溟路，
哀樂都因一水分。

四

謠詠紛紛語迭新，
南荒末劫事疑真。
從知「刊」終兒戲，
半使威隄失要津。
月正圓時傷破鏡，
雨淋鈴夜憶歸秦。
兼旬別似三秋隔，
頻擲金錢卜遠人。

五

久客愁看燕燕飛，
呢喃語軟洩春機。
明知世亂天難問，
終覺離多會漸稀。
蘭札浮沉感使使，
羅衣脫卻諫莊衣。
解憂縱有「葛陵酒」，
淺醉何由夢洛妃？

六

却喜長空播玉音，
靈犀一點此傳心。
鳳凰浪跡成凡鳥，
精衛臨淵是怨禽。
滿地月明思故國，
窮途裘

敵感黃金茫茫大難愁來日剩把微情付暮鐘

七

猶記高樓訣別詞，叮嚀別後少相思。酒能損肺休多飲，事決臨機莫過遲。漫學東方耽戲評，好呼南八是男兒。此情可待成追憶，愁絕誰郎鬢漸絲。

八

多謝陳蕃掃榻迎，欲留無計又西征。偶攀紅豆來南國，爲訪雲英上五京。細雨蒲帆遊子淚，春風楊柳故園情。河山兩度重光日，約取金門海上盟。

九

瀛客琴劍下巴東，未必蓬山有路通。亂世桃源非藥上，炎荒草澤盡英雄。牽情兒女風前燭，草檄書生夢裏功。便欲揚帆從此去，長天渺渺一征鴻。

十

千里馳驅自覺癡，苦無靈藥慰相思。歸來海角求風日，却似墮中抱膝時。一死何難仇未復，再歸可贖我奚辭。會當立馬抄桑頂，掃穴犁庭再誓師。

十一

草木風聲勢未安，孤舟惶恐再經灘。地名未且埋蹤易，楫指中流轉道難。天意似將彌大任，微軀何厭忍飢寒。歌正氣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

按一九四二年春間，達夫避保村，日成一詩以自遣，今存者僅十一首。右詩一到七首爲懷遠憶舊之作。達夫有女友於加坡，陷前撤退至爪哇，任聯軍廣播電台廣播員，達夫在保時，隔二三日必赴附近市鎮，聽城廣播，故有「却喜長空播玉音」之句。第八第九首留別保，居停主人陳君，陳爲閩人。第十首成於彭，嶺則以言志。第十一首係去卜千峇魯途中口占，末且爲中途停舟處。達夫後居巴爺公務時，亦間有所作，作風微有不同，似意氣較豪放，惟已盡散佚，惜哉！

小說

煙影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為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為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膠脫馬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慢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天寒，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廓，却依舊是秋光澄瀾，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集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塵市，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彎，看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腳步，尋出原來的

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很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秋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一喚，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秋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豔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秋倒吃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路線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秋的清瘦的面龐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枯寂的微笑，急速地問了一聲：「你怎麼也到了上海來了？聽說你在X，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文秋被他朋友一問，倒被他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了。因為他這一末在X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

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天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在在皆是。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決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的。況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交僕，若冒了鋒鏑，往北進行，那這時候恐難免不爲亂兵所殺戮。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叔眼裏看來，原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野蠻軍人來砍殺，他以爲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也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的一問，提醒了他日下的進退兩難的境況，且使他回想起了一個月前頭幾個兇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著，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嘴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開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叔聽了他老友的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澀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擱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他引談到他現在

的經濟狀況上去。文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香煙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腳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煙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為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空把盒子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煙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煙，輕輕地對他說：

「這煙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

文極手裏拿了煙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向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為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於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的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和他一塊兒去。文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問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說：

「煙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飛奔了過去。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腳，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北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然相逢，在夕陽將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上海，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擠滿了些從學校裏回家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知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腳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這燈，他也就輕輕地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床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象上去。把

懷中的鐵盒，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尙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看，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床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一雇車就跑到滬杭火車站去，趕乘杭州的夜快車去。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槎的清影，便在倒溯的堤岸上，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够稍爲有勇氣魄，不是年年爭戰互殺，那裏恐怕瑤山一國，買賣要被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絕景哩！富春江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爲他的夫人比陰氏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爲這富春江的山，水，够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嬾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葦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闕面就有江岸，烏桕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骨脫損的文樸，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膈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著欄杆，舉頭看看靜滿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山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靈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黯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固着的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戰，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忌妒和惡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鎮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下了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麼？」

他見了文樸，就這樣帶著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點頭，輕咳了幾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嫂嫂的口中，聽得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嘴，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姊妹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震了一下，因為他自從北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同開銷，和許久沒有錢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有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遷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

女人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坍塌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床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床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遠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沈悶的氣勢，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了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沈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樸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個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是只是軟頭貓那麼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看的吧！……」

文樸還只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拚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一的心對待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吓吓，你的兒子，可以不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下，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生離之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碰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遍，他忽然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繃紋很多的母親的垂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薰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繼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鐙鐙的敲了兩下。

• 選自達夫代表作 •

出 奔